



# 赌鬼

中 中 台 高 高 電 影

## 内 容 简 介

香港赌神李天鹏横行赌坛十几年，自知仇家过多，担心报复，便收揽大量的科学家成立“智能娱乐机具设计中心”。台北赌煞古家义的师傅关玉林就是死于李天鹏的智能赌具之下，为给师傅报仇，古家义迎战李天鹏，连连获胜，不料，最后李天鹏利用电视出千反败为胜，古家义输掉一只手臂。

时辉与丁小莉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人。李天鹏之子李亚雄依仗其父的势力强行占有了丁小莉。夺爱之恨使时辉与古家义走到一起。一次车祸，时辉头负重伤，后经高人挽救，传授独门神功，同时还启发了他身上的特异功能。三个月后，时辉用赌煞徒弟赌魔的名义与李天鹏赌博，当场揭穿李的出千手法，李被迫自裁。

时辉厌倦了这种没完没了的赌博生涯和冤冤相报的仇杀恨斗，决定永远戒赌，就在他离开赌界之时，一只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他。

## 目 录

第一章	赌煞赴港	1
第二章	佳人学赌	30
第三章	赌穴陷阱	65
第四章	神秘赌女	90
第五章	赌仔劫色	119
第六章	赌生搏死	142
第七章	赌具大王	182
第八章	赌城黑影	204
第九章	赌王遗孤	230
第十章	魂断赌场	258

# 第一章 赌煞赴港

像一只巨虎，傲踞港九，睥睨环宇。

像一头雄狮，威镇香江，叱咤风云。

蓝象娱乐城，香港手屈一指的，以赌博为主的综合性大型娱乐活动场所，如同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巨大猛兽，无情地吞噬着一切妄图从它口中夺宝的芸芸众生。

旺角，香港最著名的，黑、黄、毒、赌遍地横溢的地段。

蓝象娱乐城便坐落在旺角。

在十人九赌的香港，蓝象娱乐城又是最富有吸引力的地方。

一座十层楼的矫健建筑，成为香港设备最先进的赌场之一。

大楼下面六层，除了为之配套的一些小型歌舞厅、酒吧、咖啡馆、小卖部外，全部都是赌博设施。

一楼，东西两个主厅，各自排列着数十部老虎机游戏机；二楼是轮盘赌；三楼是骰子房和麻将馆；四楼是备有无着装女郎陪伴的贵宾赌博场；五楼为全电子监测的高级赌房。

每天，都有成千上万的赌徒来这里较量拼搏，同时，也使无法计算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流进了老板的腰包。

李天鹏，蓝象娱乐城的老板，就是凭着这股巨大的财源，不断扩充实力，行贿政界，勾结警署，豢养走狗打手，网络黑社会组织，逐渐建立起了他那个李氏帝国。

李天鹏是靠开赌场，凭赌博发迹的，功成名就后，他便很少出面与人赌博了。不过，他却备有一间专门赌房，只供他一个人使用。

这间令人神往和生畏的赌场，就设在大厦的六楼。一间近两百平方米的大厅内，只摆一张赌桌。李天鹏就是在这里与那些他认为值得一博的挑战者进行较量。

这是一座李天鹏赌博生涯的丰碑，在这赌房内，他不曾有过一次失败的记录。

在这里，曾上演过许许多多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。故事多了，房间也仿佛有了些灵气，每逢激战来临的前几天或夜深人静之时，便会隐隐听见一些哭泣呼号之声。

二十多年了，就在这间赌房里，有多少赌坛的名帅骁将笑着进来，哭着出去，走着进来，抬着出去。李天鹏熟悉他们中的每一张面孔，熟悉他们每个人的声音。至今，他还能从这些隐隐约约的哭喊声中辨别出他们是谁。

在李天鹏耳中，这些声音是世界上最悦耳动听的音符，每当他百般无聊孤独寂寞之时，他便会在半夜一个人来到这里，仔细地聆听这些声音，从这些嘤嘤哀哀断断怨怨悲悲愤愤的哭号中，他感到了自身的强大，感到了能主宰别人生命的欢乐，从而感到了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充实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这间神奇美妙的赌房，已经差不多三年没有使用过了。

这间赌房，炫耀着李天鹏的光荣，同时也使他品尝到了

没有对手的孤独。

此时，李天鹏正一个人像条幽灵般地游荡在这间赌房内，一边凭吊着昔日的辉煌，一边咀嚼着苦涩的寂寞。

蓦然，李天鹏浑身一震，停住了脚，紧张地竖起了耳朵。他听见一种声音，一种突然发出的声音。

这声音，仿佛是从遥远的地心轻轻地传出，乍听如丝如缕，似有似无，却又是那么地实实在在。就如同天边天海相接处翻涌波动的潮汐，耳虽听不真切，心却听得清楚。

渐渐地，这声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，李天鹏的脸上，绽出了一朵兴奋的笑意。

这是他十分熟悉的那种声音，那种平时只能在夜深人静时才能听见的哭泣呼喊之声。

这种声音，如果大白天出现的话，就标志着有激战来临。

这声音，如同进攻的号角，立刻使李天鹏浑身热血沸腾，全部身心都进入了良好的竞技状态。

有值得一博的对手即将来临了。

这位前来挑战的人会是谁？

就在李天鹏情绪激动亢昂、兴奋不已之时，门被轻轻地推开了。

“鹏叔。”李天鹏的贴身保镖阿凡走了进来。

李天鹏对阿凡这种突然的打扰有点恼火，不高兴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下面骰子房来了一位客人，赢了我们好多钱，下面的人支撑不起局面了。”

“那就换一个好点的去坐庄嘛，这点小事也来烦我！”李天鹏没好气地说。

阿凡嘴巴张了张，欲言又止，停了一会儿，才轻轻地应了一声：“是。”转身就要出去。

“等等。”李天鹏若有所悟，叫住阿凡，匆匆地走了出去。

阿凡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。

李天鹏走进了电子监控室。

“要三楼骰子房。”阿凡抢先发出指令。

里面的工作人员立刻打开了一台大屏幕的彩色电视机。屏幕上现出了骰子房内的情况。

“五号桌。”阿凡大声吩咐。

很快，几台电视机的屏幕分别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现出五号桌的情形。

“那是谁？”李天鹏指着庄家问。

阿凡仔细把庄家看了一会，才试探着说：“他叫丁志高吧？是骰子馆一个小角色，所以没有资格使用二号骰盅。平时，他也只是出面接待一些小混混。不知今天是怎么搞的，那家伙偏偏选中了他的桌面。”

李天鹏通过屏幕清楚地看见，丁志高的脸部已明显地现出疲惫和无奈了。

在一般情况下，庄家虽然是代表赌馆赌博，但输了钱，也得要负担百分之十。

今天，这赌客一来便连赢直贏，没多大功夫，丁志高就输了好几十万了，就按百分之十计算，他也丢失了大半年的工资。

丁志高并不知道馆内有专供出千对付赌技高超赌客的二号骰盅，他现在唯一的希望便是赌场能换一个高手来调换他。可求救暗号发出去这么久了，也还没盼到替换的人来，而他

已心力交瘁，差不多支撑不住了。

但再支撑不了，赌博也是不能够停止的，你既然开了赌场，就不应害怕人家来赢钱，就不能拒绝任何人来赌博。

一盘又输了，丁志高再次向身旁的助手使眼色，可助手也只能爱莫能助地保持沉默。

而那些赌客，却一个劲地催丁志高快开盘。

此时，丁志高面对着的已不是那一个赌客了。就在那赌客连赢几盘后，又吸引过来一大堆人，他们都跟着那赌客下注，他押多少点，大家都跟着押多少点，有人甚至把注下得比那赌客还大，使丁志高每一次都赔一大笔。

那些赌边火的人尝到了沾光的甜头，叫嚷得比谁都凶，不停地催促着丁志高。

丁志高见援兵久久不至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又抓起了那五枚骰子，放在骰盅内，盖上盖捧在手中吃力地摇动起来。

摇了一阵后，丁志高放下骰盅，让大家下注。

全场所有的人都不动，睁大眼睛盯着那位赌客。

“十六点。”那赌客不慌不忙地抽出一叠钞票，扔在十六点格内。

“十六点。”

“十六点。”

其余的人立刻纷纷将手中的钞票往十六点内扔。

等所有的人都下了赌注后，丁志高才慢慢地揭开了盅盖。

一时间万籁俱寂，全场肃风雅静，所有的人都伸长脖子，睁大眼珠去看那盅底。

不知是谁首先哇地一声惊叫起来，立刻引发了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声：

“十六点！”

“十六点，又赢了！”

“……”

骰盅里面的五枚骰子的天面，呈现着一个幺点，两个三点，一个四点，一个五点，加起来一共十六点。

丁志高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

“是谁把这种无能之辈还留在我这里？”李天鹏愤愤地问。

“不知道，我去问一下。”

“等等，叫阿亮去把这草包换下来。”

“是。”阿凡趁机退了出去。

等骰子馆主管黄明亮接通知匆匆赶到五号桌，丁志高又输了一盘了。

“亮叔。”丁志高一见黄明亮，差点儿哭出声来。

黄明亮狠狠地瞪了丁志高一眼，暗暗地骂了一声：“草包！”然后调头对那赌客。“丁先生累了，需要休息一会儿，让我来与先生玩两盘吧？”

那赌客年纪与丁志高差不多，四十来岁，五短身材，身板结实，面容剽悍，加上手气正旺，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。“请便。”他闻言后毫不在乎，将手一举，做了个邀请的架式。

“高叔。你过去歇歇，让我来帮你摇两盘吧？”阿亮边说边从丁志高手中接过骰盅。

“谢谢。”丁志高如逢大赦一般，调头迅速溜得无踪无影。

黄明亮把骰盅里的骰子先倒出来，搁在桌子上，然后举起骰盅转来转去让大家都看仔细，才猛地一拍赌桌，桌面上那五枚骰子立刻被震得飞在了空中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黄明亮手举骰盅空中一挥，将五枚骰子

全舀在了盅内。紧接着盅盖一盖，双手捧着骰盅不停地摇起来。

骰子在骰盅内叮叮当当响成一片。

摇着摇着，黄明亮突然一停，双手把骰盅轻轻地贴放在桌上。

“诸位，请下注吧。”黄明亮气定神闲地笑望着大家。

像过去一样，众人又首先把目光投向那位赌客。

像这种赌点子，与简单的猜大小有很大的区别。

猜大小是两枚骰子，六点以上为大，六点以下为小，猜对了就赢，猜错了算输，赌注一般是下多少赢多少，输赢概率为对半，这种赌法只在一些胆小怕输的妇女儿童中少量流行。

赌点子就不同了，它共有五枚骰，要想猜中全部骰子相加后的点数，成功概率为六十万分之一。成功率小，所以赔得很高，最低也是赌一赔十。因此，对想发大财，敢冒险的赌徒来说，就更有吸引力。

赌点子，如果仅凭瞎猜，有人也许一辈子都不可能猜中一次。但有一种赌坛高手，他们凭耳朵听，便能听出骰盅里是多少点。

这种高手在赌坛上虽然不到万分之一，但却经常出现。也正因为有他们出现，才使这种成功率极小的赌博方式没被淘汰。

如果每一个走进赌场的人都只输不赢的话，那么这家赌场也就没人敢来了。

一个开赌场的老板都知道这个浅显的道理，所以他们也需要有人从他们的赌场赢到钱，只不过是不能赢得太多，不

能影响赌场的正常盈利，像今天这位赌客这样就不允许了。

黄明亮一接到通知便知道丁志高遇到一位会听骰子的高人了。但他并没立刻过来救驾，他心中倒希望丁志高输得更惨一些。

丁志高是他前任的人，黄明亮接手后早就想排挤掉他了，只不过碍着他是赌城的老职员，没有一个有力的借口不好打发罢了。

丁志高遇到了高手，正遂了黄明亮的心愿，所以他一直等到惊动了李天鹏，接到李天鹏的旨令后才出面。

黄明亮出场来首先亮出的这一手“壶中乾坤”，并非是在炫耀自己的内力和灵敏，而是利用花架子掩盖一种出千手法。

原来，黄明亮一掌把骰子震上空中，用骰盅一挡之时，并没把五枚骰子全收进骰盅，而是留一枚在外面，夹在了大拇指与骰盅之间，然后利用摇骰盅的机会暗中把那枚骰子移到手心。

这虽然是一种出千手法，其难度之大，没有一二十年道行是绝对完不成的。

能够用大拇指夹住一枚骰子，只是完成作业的一半，另一半难度更大，就是在等客人下完注后，利用揭盖之机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放进去。

此时，所有的眼睛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骰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既不让人看见，又不让人听见，而且还要让落下去的骰子准确出现自己所需要的点数，这该有多难呵！

整个骰子馆，上下数十人，现在也只有黄明亮一个人能熟练地运用这种手法了。

果然，当黄明亮搁下骰盅请客下注时，那位一向胸有成

竹的赌客犹豫不决起来了。

因为，他这次只听清楚了四枚骰子的点数。

一枚骰子六个面，每个面的点子不同，因此落在盅底发出的声响也会有极其细微的差异。

这种不到百分之一分贝的差异，即使有特异功能的高手，也得要全神贯注才能分辨。由于那赌客集中全部精神去分辨那最后一次的声响，反而忽视了听辨骰盅内到底有几枚骰子了。

他怎么会想到骰子会少一枚呢？

等他发觉还有一枚没有听见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此时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。

所有的目光都在对他无声地催促。

他已没有理由不下注了。

于是，他一狠心，拿起一摞钞票，凭感觉押在了十四点上。因为他听到的点子总数就是如此。

他一出手，其余的人立刻跟着下注，大叠大叠的钞票全扔在十四点内。

黄明亮等所有的人都下了注，又连问了三声还有没有人下注后，才伸出手慢慢地揭开盅盖。

几十双眼睛都同时紧盯着骰盅，可就没有一个人发觉，就在黄明亮揭开盅盖的那一刹那，一枚骰子已无声无息地滚进了盅内。

等完全揭开盅盖时，全场人都傻了眼，盅底的五枚骰子，呈幺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摆在那里。

十五点。这盘没有一个人押对，庄家全赢。

其实那赌客听到的十四点是对的，但黄明亮随后加进一

枚，这枚骰子天面是幺点，但也足以使那赌客功亏一篑了。

直到助手用钱刮子把所有的钱都刮过去后，傻了眼的人们才像一窝打烂巢的麻雀，叽叽喳喳地闹成了一片。

黄明亮正襟危坐，一直等到议论声渐渐平息，才笑容可掬地问那赌客：“先生，咱们再继续？”

“少废话，开盘吧！”赌客没好气地冲出一句。

“好！”随着一声叫好，黄明亮再次将桌子一拍，震飞那五枚骰子，然后又故伎重演一番。

黄明亮又赢了第二盘。

第三盘一开始，那赌客便提出，不要玩什么花架子了，要求黄明亮当着众人的面将骰子一枚一枚地放进骰盅内。

黄明亮毫不犹豫地照办了。

这一次，黄明亮摇骰子的节奏有所改变。前两盘，他都是先慢后快，先松后紧，这一次却一改前法，变得先快后慢，先紧后松，摇到最后，差不多隔几秒钟才摇一下，仿佛是故意要对方听清楚落点似的。

过了好久，差不多摇得所有的人都不耐烦时，黄明亮才停止了这曲慢板，将骰盅放在赌桌上。

“诸位，请下注吧。”黄明亮仍十分礼貌地邀请客人。

那赌客沉吟了一会，抓起一叠钞票不声不响地放在十二点内。

由于连输两盘，那些跟着赌边火的人开始担心了，不少人都犹豫不决，半晌不敢下注。直到黄明亮催促了好几次，才有一部份人畏畏缩缩地跟着将钱放在了十二点上。而有一部分人，不管黄明亮如何催促，都紧紧地捏着钞票不肯再下注。

最后，黄明亮见实在没人再跟，才慢慢地揭开了骰盅。

众人聚目一看，都惊叫了起来。原来，盅底的五枚骰子，竟然一枚叠一枚，叠成了一座宝塔。

如果说，有人能把骰子摇出自己所需要的点数，这还有人相信，但要说谁能把骰子在盅内摇成一叠塔形，不是亲眼目睹，打死也不会有人相信。

黄明亮为蓝象娱乐城创造了奇迹。它不仅惊傻了全场赌客，就连楼上电视机前的李天鹏也忍不住露出了赞许的微笑。

没等人们从惊讶中回过气来，黄明亮又把他们带进了一个梦境之中。

宝塔最上的一枚是个幺点，黄明亮把它拿下来摆在一旁后，下面一枚的天面仍然是幺点。

五枚骰子的天面全部是幺点。

摘下的骰子呈梅花型摆在赌桌上，五颗红点，如同一朵绽开盛放的红梅。

这种奇迹是人力所为吗？

每一个人都在心头暗暗地问自己。这庄家到底是人还是鬼？

不管人们怎么纳闷儿，不管人们如何怀疑，但事实如铁，谁也没法否认。

这一盘，黄明亮又全胜。

怎么样，还赌吗？黄明亮用目光询问着对方。

“开盘吧。”赌客平静地说。

黄明亮友好地一笑，又拿起骰子，一枚一枚地放在了盅内，然后盖上盖，不慌不忙地摇起来。

这一盘，黄明亮摇骰子的节奏似和上盘一样，前快后慢，前紧后松。

这一盘，所有跟着赌边火的赌客都不敢下注了，他们已被黄明亮的赌技镇住了，他们知道，黄明亮既然能把五枚骰子摇叠起，能摇出五个红么，也一定会把骰子随心所欲地摇到他所需要的点数上。

而在黄明亮的面前，那位曾经如同长了千里顺风耳的赌客，听觉也失了灵。

黄明亮摇的骰子，等了好久，都没有人下注。

黄明亮笑着把目光转向那位神秘的赌客。

那赌客正端坐在椅子上，半眯着眼，呈半睡眠状态。

“先生。”黄明亮忍不住轻轻地叫了一声。

那赌客猛然睁开双眼，目光利刃般地射了黄明亮一眼，大喝一声：“十点！”声起手落，一巴掌钞票重重地拍打在十点上。

这一记拍打，竟然也把桌子上的骰盅震得飞起了尺多高，然后重重地落回桌上。

黄明亮心头不由自主地“咯噔”一沉。

那赌客目光炯炯地通视着黄明亮，“请揭盖吧。”声音沉重浑厚，如重锤击心。

黄明亮心中暗叫不好，但已没有办法，只好伸出手慢慢揭开了骰盅。

天啊，盅底的五枚骰子的天面全都是二点，加起来正好是“十”。

全场再次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喧嚣，有人惊叹，有人欢呼，但更多的人是后悔，后悔自己这一次为什么不跟着再下一次赌注呢？

其实，真正最惊讶的人是黄明亮。

一巴掌震飞一只骰盅不足为奇，要改变内部骰子的组合也很容易，但要使里面骰子的点子按自己的意志重新组合一次，这就无法想象了。

在这之前，黄明亮自认为在玩骰子方面，除了李天鹏他再也没有对手了，但今天他才清醒地认识到，世上比他强得多的还大有人在。

从这一手，黄明亮便已看出，此人的赌技并不在李天鹏之下。

玩点子是赌一赔十，这一盘，那赌客不仅把前几盘所输的全捞回去，而且还赢了一大笔。

当黄明亮的助手点好钞票推到那赌客面前时，那人便从椅子下拖出一口小皮箱，将赢来的钱全装进去，然后直身对黄明亮说：“三天后，我再来会会你们老板。”

说罢，提着皮箱，分开人群，扬长而去。

黄明亮怔怔地站在桌边，目视那人走出大厅。

“亮叔，要不要？……”助手贴着耳朵轻声问。

“不！”黄明亮将手一摆。“愿赌服输，既然开赌场，就不要怕人赢钱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放心，鹏哥那里，我会向他解释的。”黄明亮慢慢地转过身，平静地离开了赌房。

李天鹏是一直守在电视机旁看完了这场赌博的全过程，才回到自己的休息室。

这时，临战前的那种兴奋已经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冷静理智的思考。

这种精神状态，正是李天鹏超出常人的优点。在事情来

临前，他激动振奋，使自己的全身肌肉和神经都处于兴奋阶段，而一旦事情来临之时，他又立刻能超乎异常地冷静下来，变得无比的理智。这种精神状态，对于他能够成为一代赌坛枭雄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

当那赌客用最后那手绝招赢了黄明亮，李天鹏便已明白，六楼赌房的预兆应在了这人身上。

凭那人的最后一手，李天鹏便明白，对方的赌技绝不亚于自己。

但李天鹏相信，自己一定会赢那赌客的，他手中现在的王牌，完全可保他天下无敌，独霸赌坛。

李天鹏进屋时就吩咐过阿凡，黄明亮来了便让他进来。

果然，没多会儿，黄明亮轻脚轻手地推门站在了他面前。  
“鹏哥。”

李天鹏躺在逍遥椅上没有动弹，只是将手轻轻一摆，示意黄明亮坐下。

黄明亮小心翼翼地用半边屁股挨在沙发边上，正直着身体，屏声敛息地望着李天鹏。

“知道那人是谁吗？”过了好一会儿，李天鹏才沉声地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黄明亮叹息地摇摇头。“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么个人，我想，大概不会是本港的人吧？”

“不管什么人，既然人家来了，就要好好接待，你去叫人收拾一下我的赌房，三天后，我要在我的房内亲自接待这位不知姓名的先生。”

“是。”黄明亮站起来，“我马上就去布置。”

“等等。”黄明亮刚要挪步又被李天鹏叫住了。“那位叫丁志高的人，是谁介绍来的？”